

试论博物馆“丝绸之路”主题展览的叙事性 ——以2017年度全国博物馆三项陈列展览奖为例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Museum Exhibitions with the Theme of Silk Road:
Analysis on Three National Museum Exhibitions Awards of 2017

杨 瑾

Yang Jin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西安, 710119)

(School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内容提要: 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展览在选题与定位上立意高远, 它们以世界性视野对丝绸之路进行长时段和多空间的综合或专题考察。“长安丝路东西风”、“丝绸之路音乐展”和“世界遗产丝绸之路”三个展览在叙事功能、叙事结构和叙事特征方面各有千秋, 都以全球性学术视野, 整合国内外文博机构文物资源, 采用多元化叙事方式, 从不同角度为观众讲述丝绸之路产生、发展演变的曲折历程, 以古鉴今, 强调丝绸之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影响与作用。

关键词: 博物馆展览 丝绸之路 叙事

Abstract: Museum exhibitions with the Silk Road theme usually have bigger ideas and purposes, illustrating long-term and multi-spaces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ilk Road as a global perspective. Three Silk-Road-themed exhibitions won National Museum Exhibitions 2017 Annual Awards explains the great attentions on this theme from home and abroad. They were “Chang’an: A metropolis of Silk Road”, “Music along the Silk Road” and “Miles upon Miles: World Heritage along the Silk Road”. Each of them collect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museum collections, introduces global academic perspectives, applies multi-methods of narration, highlighting the mosaics of social life along the Silk Road and its cultural and spiritual values of heritage, as well as its significance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Key Words: Museum exhibition; Silk Road; narration

博物馆举办“丝绸之路”主题展览由来已久，而近年来更是成为热点，各地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主题展已有数十次。究其原因：一是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丝绸之路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已成为吸引国内外学者广泛参与的一门显学。仅在中国知网检索“丝绸之路研究综述”，就可以搜索到几百条信息。二是博物馆展陈理念的变化。陈列展览作为博物馆核心社会服务功能之一，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展览经费得到保障、新展陈理念和新技术手段不断介入的前提下，很多博物馆开始筹划一些宏大主题的学术型原创展览，包括近年来倍受青睐的丝绸之路主题的展览。该主题展览从时间上看，既有常设展览和临时展览（有的属于巡回展览体系）构成的实体展，也有各类虚拟展。从展地来看，既有固定的展厅，也有场地变换的巡回展览，还有国外展览。从办展单位看，既有单个博物馆独立办展，也有多个博物馆举办区域性或跨区域性的联合展览，比如2010年西北五省（区）六家博物馆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联办的“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此后在国内13家博物馆巡展）。2013年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江苏、浙江、山东7省（区）45家博物馆联办“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在福建、北京、山东、广西、天津、新疆、甘肃等地巡展，并作为2014年国家文化品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展出。2014年，内蒙古、甘肃、青海、山西四省区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相映成辉——草原丝绸之路文物精华展”，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政府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在首都博物馆联办的“直挂云帆济沧海——海上丝绸之路特展”，文化部、国家文物局、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南省人民政府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合办的“丝绸之路”等。三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随着丝绸之路成功申遗和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丝绸之路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特别是随着水下考古的兴起和一系列中国古沉船及相关遗址的发现，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越来越深入，已发展成为一个涵盖海外交通、航海科技、宗教、民俗、中外陶瓷、城市发展、区域

经济等众多课题的庞大学术概念，海上丝绸之路主题展览受到热捧。因此，各类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陈列展览持续升温，数量之多，领域之广泛，手段之多样，题材之丰富，影响之广泛，可谓空前未有，蔚为壮观^[1]。

以全国十大精品陈列来说，截至2018年共举办了15届，获奖陈列展览358个，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陈列展览获奖6次，共有9个陈列展览，申报单位来自10个博物馆，而最为集中的是2017年，共有3个，河南1个，陕西2个^[2]。2015、2016、2017连续三年俱有获奖，2016年为2项，2017年为2项精品和1项推介国际及港澳台合作奖。此种态势估计还会进一步加强，可见博物馆界对该主题的高度重视。

笔者发现，博物馆关于丝绸之路的陈列展览无论是整体上，还是个体上皆立足于国际视野，采取多元阐释手段，构建起长时段、跨时空的宏大历史叙事，呈现出“众声和鸣”式的多元叙事风格。为集中表现本文旨趣，特选取2017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中的“谁调清管度新声——丝绸之路音乐文物展”（以下简称“丝绸之路音乐文物展”），“长安丝路东西风”和国际及港澳台合作奖的“绵亘万里——世界遗产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世界遗产丝绸之路”）^[3]，从展览主题、定位和展品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观察各自的叙事功能、叙事结构与叙事特征，并针对博物馆该如何举办主题展览提出几点建议。

一、展览的主题与定位

一般来说，展览定位来自动机、展品、观众与传播媒介。从定位理论来看，博物馆展览定位首先应该是《韩非子·扬权》中的“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换句话说，在深入分析藏品的基础上，以观众参观需求为导向确定主题、划出范围、排出顺序等次、设计内容和形式，并突出重点，提炼亮点，最终多维度地传达给观众的动态过程。目前的博物馆陈列展览在信息定位型展览和器物定位型展览的争议之后^[4]，又兴起了关于叙事型展览的定位讨



论^[5]。无论是哪种定位，都强调主题的表达和叙述故事的能力及效果。

在陈列展览的主题与定位方面，本文选取的三个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展览各有侧重，“长安丝路东西风”的主题为“长安”，定位为丝绸之路与地域性文化相结合的展览^[6]，但力图突破地域性，旨在欧亚大陆的宏观视野下，以汉唐长安为观察点，揭示由丝绸之路产生的东西方文明交往互鉴的动态演变过程，由一“城”探一“路”，提炼丝绸之路价值，突出交流与对话性，多角度展现出符号化、象征化的“长安”所延展出的大地域性文化风貌。

“丝绸之路音乐文物展”以“音乐”为主题，定位为反映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专题性展览。通过丝绸之路具有丰富性、连续性和典范性特征的音乐文物，全景复原一个数千年传承不衰的丝绸之路音声世界，让更多观众了解中国古代音乐广纳百川的永恒魅力。“世界遗产丝绸之路”的主题为“世界文化遗产”，定位为展示作为当今世界文化遗产的古代丝绸之路全貌的大型综合类展览。通过讲述丝绸之路故事，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一份力量^[7]。

从以往的丝绸之路主题展览来看，很多成为丝绸之路主题的“节”“会”“年”等活动的标配。此种动机和功能在“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展览中表现尤为充分。它属于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系列大型展览活动之一，第十届“亚洲文化合作论坛”重点活动之一，中国首批世界遗产诞生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之一，来自内地的一份特别礼物和一场文化盛宴，创下了四个第一：第一次配合一带一路倡议举办的展览，第一次在申遗成功后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汇报的展览，第一次在世界遗产语境下举办的展览，第一次由中哈吉三国联合举办的展览。而其他两个展览则属于国内区域性博物馆联合办展，“丝绸之路音乐文物展”系河南博物院根据藏品特色和科研学术规划而花费五年时间精心准备的原创展览，配合2016年中韩人文交流项目——“音乐考古与实践主题学术论坛”，在洛阳博物馆举办

（因河南博物院改造）。“长安丝路东西风”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基于本馆功能、藏品特色、科研学术传统和原创展览计划而策划的大型展览。无论选择以“古都”为主题的地域性定位，还是以“音乐”为主题的专题性定位，以及以“世界遗产”为主题的综合性定位，三个展览都力图以文物叙述丝绸之路，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展示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风貌，但基于不同语境的考量，三个展览呈现出不同的叙事维度和风格。

二、展品的叙事功能

美国著名博物馆学家弗兰克·汉密尔顿·库欣（Frank Hamilton Cushing）曾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从这些展品中发现故事，让这些故事自己在那些未经专业训练的参观者面前展开。”^[8]显然，三个展览在选择展品方面已经做到了让人们在看到它们的第一眼就能读到故事，特别是跨区域来源的展品组合。“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展览在展品来源上展现出最多元的个性特征。该展览首次调集中哈吉三国37家单位210多件（组）展品，其中陕西、甘肃、新疆、河南167件（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文博单位50多件（组），包括陶器、壁画、青铜器、玉器、瓷器、金银器、丝锦帛织物、木质文物、纸质文物、玻璃器、石刻、泥塑等。展品选择的原则是将时间严格限定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不搞丝绸之路无限制的延伸，不搞穿越历史的硬拉胡扯”，以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并重，舍弃无特色或艺术性不高的文物，使这次展览成为一次视觉上的盛宴^[9]。

“长安丝路东西风”展览集合陕西、宁夏、甘肃、新疆、青海西北五省（区）12家文博机构的140余件珍贵文物。以公元前2世纪为上限，以张骞出使西域为开始，截至唐末。从汉代长安的建设和发展开始，以标志丝绸之路开通的文物为引导，讲述佛教从印度到长安的远距离传播及极为漫长的中国化过程，选取最能代表丝绸之路价值的文物，沿着丝绸之路路线，对同类文物进行组合排列，表现丝绸

之路所传递的能量，并通过“物”表现丝绸之路上的“人”，通过胡人骑驼俑、胡人俑等人物形象表现穿行在漫漫黄沙中的丝绸之路客商，用银腰带和丝袜等服饰复原东来胡人的样貌。

“丝绸之路音乐文物展”展品的选择十分贴合展览主题，不拘泥于文物的级别，突出一些文物以往被忽视的音乐文化特性，使观众从音乐的角度欣赏到文物的别样魅力。该展览首次汇聚丝绸之路沿线的6省区近20家文物收藏机构的126组近300件陶、石、骨、青铜等材质的自新石器时代至隋唐时期的音乐文物，多角度诠释“谁”“调清管”和“度新声”三个层面的内涵，表现“以人为本”“展演一体”“以交流促创新、促发展”的多重目标，再现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互动的双向性，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互鉴与共同发展的不平凡历程，传播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10]。

三个展览皆旨在挖掘多源展品的多元展示价值，尝试讲述“人”的丝绸之路故事。“丝绸之路音乐文物展”策展团队在策展过程中，尝试跳出物的形态展示，透过文物本体，深挖其背后蕴藏的丰富历史内涵、文化内涵，强调以人为本，由“物”到“人”，见物见人见精神，凸显人在丝绸之路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比如用宋贺铸《平阳兴》词中的“谁调清管度新声”作为主标题，凝练展览的“人本”思想：一是丝绸之路音乐交流过程中涉及的各种人群，比如决策者（统治阶层）、推动者（使者、商旅、僧侣以及教坊、太常寺等管理或培训机构）、实施者（作曲家、演奏家）和消费者（各阶层），他们隐没在乐器之后，凝固在图像中。或是广义上的胡人，或是狭义上的粟特胡人^[11]。二是指历代丝绸之路音乐的传承者。三是指参与展览中的各位观众及为展览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人员。因为有人，才有故事，才有丝绸之路音乐。观众、策展团队以及隐藏在文物背后不同时期的歌乐舞群体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共同完成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和交流。

三、展览的叙事结构

由于主题和定位的不同，三个展览的叙事结构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选择角度和策展理念。

“长安丝路东西风”展：围绕汉唐时期的都城长安展开发散型叙述，分为“凿空西域”“佛陀东来”“长安胡风”“丝路遗珠”四个部分。凸显汉代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唐代长安迎来丝绸之路繁荣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策展者认为，该展览最大亮点是摒弃以往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亮宝”的展陈模式，转为以“风”为核心，用文物展现丝绸之路上的变化，呈现中西方的文化风、贸易风和交流风，讲述丝绸之路故事与丝绸之路文明，提炼丝绸之路的人文价值、财富价值、工艺价值和艺术价值^[12]。

“丝绸之路音乐文物展”：以音乐为主线，采用以时间为轴的通史性叙事手法，将丝绸之路数千年音乐文化的内涵浓缩为“华夏与西域：丝路之前的音乐文化”“凿空与涌流：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文化”“百川归海：隋唐时期的丝路音乐盛景”“天乐妙响：丝路沿线所见佛教音乐”四个部分进行展示，提取每个时代或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音乐文化进行阐释，全方位展现唐代以前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交流发展演变。每部分用两到三个单元进行阐释，各单元自成体系，各有侧重，共同服务于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的大主题。独特的空间分割在展示展览的节奏感同时凸显主题展示的连续性，表达等级社会的秩序感和仪式感，增强观众的递进式体验感。在丝绸之路特定语境下多维度地解读与诠释自远古时代至隋唐时期的音乐文物，探讨音乐对丝绸之路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对沿线人们意识形态和生活行为的塑造，全面呈现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交融历史和中国古代音乐的魅力，努力让丝绸之路音乐在观众心中活起来。

“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展览：策展团队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讲述文明史主题的要求，以“路”作为线性道路的关键，揭示“路”相通则共繁荣，“道”封闭则同衰败的历史规律，并表现



“路”“道”所带动的驿站保障体系的建设，商贸聚落的布局，中心城市的形成，运输工具的制作，贸易物品的生产，宗教和文化艺术的传播等一系列业态的聚合能量^[13]。展览分“绵长驿路，里程度量”“明月照城，星灿边镇”“胡客东来，移民聚落”“驼鸣马嘶，古道载物”“中西风物，泽被人类”“多元宗教，众神共生”“艺术传奇，亚欧传播”“胡风汉韵，文化传播”八部分。力图在时空上通过搜罗中哈吉三国世界文化遗产，以跳跃与穿梭方式，延伸出有关联性的叙事结构，用重点文物先铺出线性的“路”，再在路上种植一棵棵文明之“树”，让树生长出景教、祆教、摩尼教等繁茂的枝杈，“叙述着宗教信仰的共通性，更说明外来宗教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传播”^[14]。然后移木为林，培育出整片森林，即“一个点联结许多点构成一个网状路径，使人穿行其间领略到人文历史的博大”^[15]。

四、展览的叙事特征

三个展览均采取了大视野的复合性叙事结构，充分展现了策展团队学术功底之深厚、对主题理解之深刻、逻辑思维之缜密和宏观组织能力之强，充分彰显了展览的叙事功能，受到普遍赞誉。

(1) 全球性的学术视野。三个展览的策展团队均长期沉浸于丝绸之路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学术积淀深厚，学术视野宽广，擅长文本、物证与图像的综合研究，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故此，他们能用国际比较的视角发掘展品的叙事功能，并以反映世界文明交流为主脉络来考察丝绸之路。在建立展览叙事结构时，他们已经具有了一个关于全球的叙事框架，脑海中已经有了一张全球地图，思想上已经有了一套立足全球的知识体系。以全球为立足点看丝绸之路，势必极大地拓展展览的叙事维度。

(2) 科学的丝绸之路观。三个展览均通过长时段的叙事来回顾丝绸之路，因为丝绸之路不是天然形成的，它是人类交流的需求催生的。丝绸之路也非一天建成的，而是经过了世界各地无数代集体努力才得以存在的。丝绸之路并非单向输出，而是

双向互动、互鉴，甚至是多向交错。丝绸之路并非只有中国人发挥作用，而是沿线地区人民共同建造的。正如张骞凿空西域，中国人第一次走出国门，面向广阔的世界。丝绸之路也并非让人孤芳自赏、唯我独尊，而是把我们的视野延伸至更遥远的地方，让我们看到更多文明并存与生长、枝繁叶茂的世界万花园，让我们看到汉唐中国人为了了解世界和维持世界秩序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中国历史发展中诸多源自丝绸之路驱动的重要元素。更重要的是，在丝绸之路上，无数人追逐梦想，寻找文化认同、共处之道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丝绸之路塑造的是人们心怀寰宇的世界观和人文情怀，丝绸之路创造的世界各民族的互动交流使得古老的中国才成为真正的中国。不管是过去、当今，还是未来。

(3) 叙事的新方式。除了常见的策展策略外，值得一提的是三个展览中的“大题小做”与“小题大做”的巧妙使用。前者将大主题分解于小细节和个体表现，后者则将小细节和个体表现汇集成大观念。两者皆注重事实远胜于结论，强调展品在表达知识、地域与全球等理念中的作用。以“世界遗产丝绸之路”为例，策展团队在表现多重叙事结构时采取三度考量模式：一是丝绸之路申遗与汉唐丝绸之路的古今结合；二是汉唐中国与西域的古代镜像，与当今中国西北六省区、香港与中亚三国在不同时空的交错关系的构建；三是由丝绸之路展望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该展览叙事从“路”展开，向西、向东双向时空并序。第一部分为“绵长驿路，里程度量”。从长安向西以“关”字瓦当为关键词，记录传车的汉简和彩绘驿使砖（复制品）讲述的是交通的工具（车、马）和人，吐鲁番发现的天宝十四载交河郡马料账本记载着这里过往客商、马料、马匹等详细资料，也见证了中国纸张的西传。而康居使者、匈奴王“日逐”、唐代人年某、牵驼牵马的胡人向东行进，前往首都长安。一件件文物从不同角度表明了“路”的存在与作用，并将人们视线引向遥远的星夜边陲的城与镇，自然过渡到第二部分“明月照城，星灿边镇”，然后从

城镇到人，即第三部分“胡客东来，移民聚落”，人居于此，所作何为？第四部分“驼鸣马嘶，古道载物”，他们是丝绸之路上用马、骆驼从事中转贸易的人，围绕他们又产生出一套管理体系和职业群体。他们转运的是何物？第五部分“中西风物，泽被人类”，他们把中国的物产带到各地，提升了所到之地人们的生活质量。除了物质生活外，他们精神生活如何？第六部分“多元宗教，众神共生”介绍了丝绸之路上人们的宗教信仰。有了精神支撑，往来的人们便有了放歌丝绸之路的追求。第七部分“艺术传奇，亚欧传播”讲述往来丝绸之路的人们如何把各地艺术传播至亚欧。第八部分“胡风汉韵，文化传播”丝绸之路上的人们既有胡人，也有汉人，长期的认知产生了文化上的交融。作为个体的“路”“人”“车”“马”“骆驼”“城镇”“宗教”等细节和个体文物既有本体的独特光芒，也组合成多重关系网络。“大主题”与“小细节”大小交错，最后升华出“结语：丝绸之路的今天”，一语中的，点出了丝绸之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光照当今，指引未来的精神象征。

(4) “以人为本”的观众理念。三个展览开宗明义，给观众讲述丝绸之路故事，因此都有观众调查。“丝绸之路音乐文物展”在策划实施之前，先确定出展览的目标观众群体，并让所有的策划设计都围绕并服务于目标观众群体，最后以观众的反馈来评估展览的文化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展览是在千年古都洛阳展出，这里是著名的国际旅游地，因此目标观众群体定位为国内外的观众，范围十分广泛。要照顾到各层次观众的需求并非易事。策展团队首先对观众的参观习惯及喜好进行调查与分析，根据研究结果，选择观众易于接受的展览表达形式与描述语言，来讲述唐代以前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交流、发展及演变。“长安丝路东西风”展览也充分考虑到观众的审美需求和兴趣点，在给观众传播知识的同时，也激发他们对长安和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兴趣和进一步探究的热情，增强文化自信。三个展览都有各种观众体验互动区，聆听丝绸之路故事，触摸丝绸之路文物，欣赏丝绸之路旖旎风光，

加深对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

(5) 学术支撑的原创性。丝绸之路就像一部百科全书，包罗万象，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而展览由于旨趣和规模所限，主要以考古发现为主，辅以其他手段或材料，采取考古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宗教学、美学、传播学、教育学等学科手段，予以研究发掘。因此，需要策展团队深厚的学术背景与视野支撑。三个展览的策展团队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打造以学术型展览为宗旨，将前沿成果转化在展览中，为公众举办更好的展览。“长安丝路东西风”策展团队采用了长安与丝绸之路专题研究的诸多成果。“将以往已趋成熟的地域性学术研究课题整合为可以解释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综合性课题，而且开辟了学术新领域，探索了新问题。这些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为策划‘长安丝路东西风’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而此次展览也是将这些学术成果进行转化的一次有益尝试。”^[16]“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展在策展过程中，同样非常注重学术研究成果与展览展示相结合，并不断把学术研究前沿成果转化为展览实践，比如在库车龟兹石窟出土唐代陶祖的说明中除了介绍了它是研究摩尼教禁欲的珍贵资料外，还介绍了其他几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以开放性态度，鼓励观众思考。该展览学术总顾问葛承雍先生认为：“策展团队只有从文物展品中寻找灵感，并具备宏观视野上的贯通，具备学术通观的思维，才能将平时积淀的知识融会贯通其中，方能发掘文物背后真正的故事。讲故事不是展览的全部，不能纯粹为讲故事而寻找或编造故事，讲故事必须有意义，让文物说话，而不是让博物馆说话。”^[17]

(6) 资源整合的大区域性。像所有宏大叙事一样，丝绸之路叙事旨在诠释长时段、多空间、多族群的世界级文明的主题，需要更综合性的、来源更广泛的展品支撑。三个展览均采用外向型策略，对多家博物馆的最具优势藏品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长安丝路东西风”从西北五省（区）12家文博机构挑选展品，“丝绸之路音乐文物展”的展品来自六省（区）近20家文物收藏机构，“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展则动用国



家力量,克服重重困难,确定了中哈吉三国37家文博单位的展品,甚至还有非国有博物馆的精品,也体现一种“好展品不论出处”的态度。正因为有多元化的展品来源,才使得讲述丝绸之路大故事成为可能,并由此勾绘出万花筒般的丝绸之路全景,构建起丝绸之路系统、丝绸之路观、丝绸之路文化、丝绸之路精神等世界历史理念。“‘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8],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亦是如此。

尽管如此,由于时间原因(配合重大活动),也有一些遗憾。一是“亮宝”与“叙事”关系仍未厘清。尽管三个展览都强调不依靠文物的珍贵性吸引眼球,“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展策展团队明确表示,不能办成丝绸之路珍宝展或佛教展,但在挑选展品时却提出花大价钱保证好看的、珍贵的展品优先的“少而精”策略。其他两个展览也反复强调展品中一级文物的数量和比例,依然有强调精品文物之嫌。二是宏大叙事的呈现也有缺憾。对丝绸之路主题而言,展品的数量与叙事的技巧颇为关键,“长安丝路东西风”展览仅用140件组文物,在缺乏对每件文物深度时空叙事的前提下,对于一个宏大主题而言,会造成叙事链接的稀疏和展厅空间的失衡。本应凸显长安古城辉煌盛景的“长安胡风”部分所用其他地区文物,也冲淡了单元主题。三是叙事风格上仍有专业的冷傲。“丝绸之路音乐文物展”的主标题“谁调清管度新声”虽然取意讲究,但理解起来比较费劲,策展团队也是用了很大一段话才表现出深邃的含义,而一般观众就更难理解^[19]。

然而,“瑕不掩瑜”,同届获奖足以证明三个展览无疑都是同类主题展览的佼佼者,从不同角度展现出丝绸之路主题展览的叙事力量:丝绸之路不是在与不在的问题,而是如何被“发现”的问题。丝绸之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今,乃至未来,决

不仅仅是一条路,永远没有既成的答案。正如葛承雍先生曾说的那样:“我们力求展览中的每件文物都有着沉默不语的巨大叙述力量,都有学术研究的支撑,有主题、有思想、有话语权。”^[20]

笔者认为,丝绸之路主题将是博物馆展览无尽的宝贵资源,目前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说明丝绸之路主题展览还将继续成为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热点^[21]。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以下五点建议。第一,组织跨区域或中外联合的丝绸之路文物调研活动,梳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加快学术成果向陈列展览转化。第二,加强博物馆有关丝绸之路藏品的学术研究,推进丝绸之路学科建设。因墓葬或遗址考古发掘品经过博物馆化后失去了很多原生信息,藏品中有些与丝绸之路相关的信息尚未得到重视,需要更多策展团队去“发现”,用新理论方法去诠释老藏品,用新的技巧去讲故事。第三,尝试建立丝绸之路主题展览的叙事模式。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视角,摒弃以西方为中心的欧洲中心论和“华夷之辨”下的中原中心论,用尊重平和的态度,以平等对话的方式,整合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物资源,尝试体系化的大型学术性专题展览,用宏大的丝绸之路叙事诠释人类文明发展的真谛,真正实现从追求国宝或精品的亮宝展向挖掘文物背后故事的叙事展转变,减少过分依赖精品而削弱展览的旨趣,促进丝绸之路学学科的发展,举办符合时代潮流的,且社会真正需要的丝绸之路主题展览,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第四,加强对国内外已举办的丝绸之路主题展览的综合研究,尤其是观众市场的调研,进一步尝试分众式策展理念,避免大材小用式资源消耗,或勉强而为的尴尬。第五,加强国际丝绸之路展览资源库建设和数字化工作。整合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博物馆友好联盟、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友好联盟资源,拓宽丝绸之路主题展览的视野,将丝路主题展览项目延伸到更多国家,使资源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影响更多人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以现代科技手段再现丝绸之路在世界文明中的作用与影响。

注释

- [1] 有“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白银之路”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名称、各种会议、各种活动，还有诸多关于丝绸之路的学科、机构、组织等。丝绸之路文物的概念内涵不断拓展，从三维文物到一维文物，包括物质与非物质、可移动与不可移动，文本与信息，有形与无形等，包罗万象。
- [2] 1998年度提名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2007—2008年度精品奖：宁波博物馆“东方‘神舟’——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主题展”；2013年度精品奖：福建博物院“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2015年度精品奖：云南省博物馆“茶马古道——八省区文物特展”；2016年度精品奖：宁夏固原博物馆“千年固原 丝路华章”和中国丝绸博物馆“中国丝绸和丝绸之路：锦程、更衣记”。
- [3] 分别由河南博物院和洛阳博物馆联办，陕西省文物局主办、陕西历史博物馆承办，国家文物局主办、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承办。
- [4] 沈佳萍：《信息定位型主题性展览策划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陈波：《展览、观众和藏品——从信息定位型展览谈起》，《中国博物馆》2013年第4期；吉光：《信息定位型展览的得与失——以刀剪剑博物馆常设陈列为例》，《中国博物馆》2014年第2期；张思桐：《信息定位型展览传播效益强化途径探索》，《中国博物馆》2017年第4期；严建强：《从器物定位到信息定位——对〈博物馆有“器物定位型展览”吗？〉一文的回答》，《中国博物馆》2012年第2期；严建强：《信息定位型展览：提升中国博物馆品质的契机》，《东南文化》2011年第2期；严建强：《新的角色 新的使命——论信息定位型展览中的实物展品》，《中国博物馆》2011年Z1期；李文昌：《博物馆有“器物定位型展览”吗》，《中国博物馆》2012年第1期。
- [5] 刘佳莹、宋向光：《博物馆的媒介优势——结构主义叙事学视角的博物馆展览试析》，《博物馆研究》2009年第4期；张晓晴：《博物馆“叙事性”展示设计探讨》，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刘佳莹、宋向光：《历史陈列的叙事学模型解读与建构——从内容设计到展览表现》，《中国博物馆》2017年第2期；周安翠：《博物馆主题展览叙事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李无言：《浅议博物馆叙事型展览说明文字的编写》，《博物馆研究》2015年第3期。
- [6] 杨效俊：《聚焦长安，提炼丝路价值——“长安丝路东西风”策展理念》，《中国博物馆》2018年第1期。
- [7] 香港历史博物馆编：《绵亘万里——世界遗产丝绸之路》，高科技印刷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第6页。
- [8] 〔美〕斯蒂芬·康恩著，王宇田译：《博物馆与美国的智识生活，1876—1926》，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2页。
- [9] 葛承雍：《从学术研究到展览艺术》，《中国文物报》2018年5月11日第8版。
- [10] 张得水、李琴、闫睿：《谁·调清管·度新声“丝绸之路音乐文物展”展览策划理念解析》，《中国文物报》2018年3月30日第5版。
- [11] 葛承雍：《从学术研究到展览艺术》，《中国文物报》2018年5月11日第8版。
- [12] 杨效俊：《聚焦长安，提炼丝路价值——“长安丝路东西风”策展理念》，《中国博物馆》2018年第1期。
- [13] 葛承雍：《从学术研究到展览艺术》，《中国文物报》2018年5月11日第8版。
- [14] 葛承雍：《从学术研究到展览艺术》，《中国文物报》2018年5月11日第8版。
- [15] 葛承雍：《从学术研究到展览艺术》，《中国文物报》2018年5月11日第8版。
- [16] 杨效俊：《聚焦长安，提炼丝路价值——“长安丝路东西风”策展理念》，《中国博物馆》2018年第1期。
- [17] 葛承雍：《从学术研究到展览艺术》，《中国文物报》2018年5月11日第8版。
- [18] 吴于廑：《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 [19] 张得水、李琴、闫睿：《谁·调清管·度新声“丝绸之路音乐文物展”展览策划理念解析》，《中国文物报》2018年3月30日第5版。
- [20] 葛承雍：《从学术研究到展览艺术》，《中国文物报》2018年5月11日第8版。
- [21]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湖南省博物馆共同举办，2018年6月9日至8月19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品共200余件（套）文物，来自21家意大利博物馆和17家国内博物馆，包括中国在“丝绸之路”中的见证物，以及受到中国元素影响的西方物品，为近年来国际博物馆与国内博物馆合作中数量最多、文物最丰富的展览之一。首展于2018年1月27日至4月30日湖南省博物馆，名称为“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